

華北卷



8

北
京
圖
書
館
編

地

方

志

人

物

傳

記

資
料
叢
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華北卷】

第八冊

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

北

京

圖

書

館

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新學
社
PDG

第八冊目錄

(同治)畿輔通志(三)

列傳		一
宋二		三五
遼		四九
金一		七四
金二		一〇二
金三		一二四
元一		一六一
元二		一九二
元三		二二八
元四		二五二
元五		二九四
明一		三一九
明二		

明三		三五〇
明四		三七九
明五		四〇一
明六		四四四
明七		四八一
明八		五二二
明九		五四六
明十		五七七
清朝一	順天一	六一四
清朝二	順天二	六五三
清朝三	順天三	六七三
清朝四	順天四	六九七
清朝五	保定一	七二〇
清朝六	保定二	七五四
清朝七	保定三	七七九
清朝八	承德 永平	八〇八

發輔通志卷二百六

列傳十四 宋二

宋

廣平府

元達

魏廷式

李玘

王廣淵 弟臨

李若水

大名府

宋白

戚丙

晁迥 子宗憲

譚延美

王乙

劉越

王徽

唐充之

易州

田敏

冀州

荆嗣

耿全斌

張存

郭密

趙珣

張君平 父承訓

蘇宗

李升 子椿

柳開

柴禹錫 子宗元

潘闓

劉筠

陳琰

鄧中和

劉安世 父版

郭永

郭永

郭永

郭永

郭永

郭永

郭永

李沆 弟維

田祚

孟元

孟忠厚 從父彥卿

閻守恭 父榮

王延德

潘惟吉 從子風

李清臣

郭申錫

張田

王藻

王藻

王藻

王藻

王藻

傅思讓

傅思讓

桂州

張旦 子利涉

曹遵

王禮

深州

周仁美

昭遠

定州

杜審進 子彥鈞

劉斌

宋

廣平府

元達初名守真雞澤人身長八尺餘負膂力善射家業農遠

不任作苦委素帛而去之事任俠經酒嘗醉見道旁槐樹扳

劍斲之樹立斷達私害曰吾聞李將軍射石飲羽今樹爲我

斲豈神助歟嘗從少年數十百人欲起爲盜里中父老交戒

之乃止時郡以戶籍調役達當送徒闕下行救舍乃悉縱之

己而郡遣追捕至則達援弓引滿待之追者不敢近由是亡

命山林間爲鄉里患太宗居晉邸時達求見得隸帳下嘗侍

太宗習射因亭達射四發不中的己而連中上喜爲更其名

曰達及即位補御龍直隊長雍熙初累遷濟州刺史繼領本

州圍東使時州郡部送亡命者至關左右諷殺之達責曰此

類竄匿者衆豈能盡殺之哉不如赦之以開其自新之路且

以成好生之德上悅因悉原之端拱二年擢侍衛步軍都虞

王超 子德用

孫冲

郭諮

郭諮

王濟 祖襄

邢神留

王果

審琦 曾孫惟序

高賦

王安中

宋綬 子敏求

曹利用

李京

李京

李宗誨 弟宗誨

王果

王果

王果

王果

王果

王果

王果

王果

王果

王果

王果

王果

王果

王果

王果

王果

王果

王果

侯領幽州刺史歷北面行營都部署田常山鎮入爲京城巡檢洹化四年卒年四十二贈昭化軍節度遠雖奮自草野歷職戎署然能折節下士人以是稱之

宋史

郭密經城人幼孤隨母改適冒姓王氏以知瀛州馬仁瑒薦

隸晉王帳下太宗即位補指揮使復姓郭氏入遷至貝州駐

泊兵馬部署會夏人寇邊以薦攝安州觀察使充靈州兵馬

都部署號令嚴厲夏人畏服至道二年卒年五十八贈保順

軍節度

宋史

李沆字太初肥鄉人少好學器度宏遠太平興國五年舉進

士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潭州遷右贊善大夫轉著作郎召

試約束邊將詔書太宗甚悅命直史館雍熙三年右拾遺王

化基上書自薦太宗謂宰相曰李沆未是皆事士也命中書

併化基召試立除右補闕知制誥各賜錢百萬以沆素貧別

賜錢三十萬拔居前列四年與翰林學士宋白同知貢舉白

負謗而沆不與焉遷職方員外郎召爲翰林學士道化二年

判吏部銓侍曲宴太宗目送之且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

也三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丁內艱起知昇

州未行改河南府真宗升儲遷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詔以

師禮事之真宗卽位進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以本官

平章事監修國史改中書侍郎

宋史

會契丹犯邊帝親征命沆

留守駕還沆郊迎命坐賜酒慰勞久之四年以南郊恩加門

下侍郎尚書右僕射帝問治道所沆言不用浮薄新進

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母訓曾致嘉謚是矣

宋史

後

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疏言仲舒不足與共事沆乃用他

人副仲舒罷致堯一夕真宗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

沆引燭焚詔語中使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駢馬

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沆言保吉無攻戰勞恐騰物議力止

之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啟卿何獨無對曰臣待罪宰相公

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密啟者非諫即佞臣常惡之豈可

效尤

宋史

判永興軍何亮上安邊書言棄靈州有三患帝以訪

沆對曰李繼遷不死靈州必非我有莫若密諭諸將空壘而

歸以紓中外衆觀以息關右之民也帝不從未幾靈州陷帝

由是益重之

宋史

參政王旦以西北用兵或至盱眙嘗歎息

曰安得使天下太平無事沆曰小有邊患可警吾君臣它日

四方有謠朝廷未必無事

宋史

及契丹和親西夏納款且喜沆

曰善則善矣恐人主漸生侈心耳且以爲過慮沆曰取四方

水旱盜賊奏之且言此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主少當使知

艱難否則非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

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憂也沆沒後真宗封岱祠汾大嘗宮

觀悉如沆言旦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寇準與丁謂善屢

薦謂才可大任沆曰其人不可居上位準曰如謂者相公終

能抑之使在下平沆笑曰它日當思吾言及後準爲所傾亦

大服之

宋史

沆爲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如節用而愛人

便民以時沆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宋史

景德元

年七月乙酉將朝奏作召太醫診視屢遣使問疾明日駕臨

闕白金甬還宮而薨年五十八上越駕再臨哭之

宋史

謂

左右曰沆忠貞純厚真始終如一豈意不壽耶言終又泣下

廢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錄其弟園子博士翬爲處

部員外郎光祿寺丞源爲太子中舍屯田員外郎直集賢院
維爲戶部員外郎子宗簡爲大理評事錫蘇昂妻兄之子朱
濤竝同進士出身仁宗卽位詔配享真宗廟廷沆內行修謹
言無枝葉藏大體不求聲譽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
未嘗踞倚治第封邸門內廢事前徑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
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祖奉禮慶事
已寬矣堂前藥欄環妻戒守舍者勿耳以示沆經月沆終不
言其妻以告沆曰豈可以此動吾心哉宋史家人勸治居第不
答弟維以爲言沆曰內典以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哉
巢林一枝聊自適耳人服其達與諸弟友愛甚篤尤器重維
宏簡維字仲方第進士爲保信軍節度推官真宗初獻聖德
詩召試中書擢直集賢院以沆相避知欽州沆沒遷戶部員
外郎爲契丹賀正使還詣西京行在具言契丹禮厚必保盟
擢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北使至每命維主之擢翰林學士累
遷中書舍人以疾辭出知許州復入爲翰林學士加史館修
撰仁宗初再遷爲尚書左丞兼侍讀學士預修真宗實錄遷
工部尚書或傳契丹將敗盟復遣維往使其主隆緒重維名
館勞加禮使賦兩朝悠久詩還帝欲用爲樞密副使或勸維
賦詩自稱小臣乃廢遷刑部尚書辭不拜引故事求換官除
柳州觀察使被劾改知亳州請赴本鎮改河陽久之還朝復
出知陳州卒維博學少以文章知名至老手不廢書景德以
後巡幸四方典章名物多所參定預修七經正義續通典及
冊府元龜景德元年贈尚書右僕射子師錫與部員外郎公
謹太子中舍宋史

遷廷式字君章宗城人明法律有膽氣嘗客遊趙州監軍魏
咸美館於署之西堂堂素有妖祟廷式居之竟無恙尋至京
師咸美弟咸信復延置館舍太平興國五年及第除開州法
曹掾以材擢知桃源縣遷將作監丞端拱初改著作佐郎通
判開州清化二年審刑院判李昌齡奏爲詳議官屢進對太
宗嘉之遷太子左贊善大夫時初嚴廷臣殿最命與樞密都
承旨趙鼎李著同勾當三班起拜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都勾
院出爲河南東道判官改戶部員外郎知利州宋史計李順就
命充陝益二路轉運使入奏事宏簡太宗令白中書廷式言
臣三千七百里外乘驛而至以機事上聞非爲宰相來也立
召對問方略賜錢五十萬令還任賊平知寧州未至召判大
理寺復出知宋潭二州湖南民屢以地產興訟至巧僞難辨
廷式善裁決吏民咸服轉吏部員外郎知桂州數遷至右諫
議大夫知審刑院出知涇州咸平二年卒年四十九宋史錄其
子彥卿爲太祝馬卿同學究出身宏簡
趙瑫貝州清河人由衛士累遷龍衛指揮使與契丹戰徐河
有功加鎮州團練使至兵馬部署至道二年卒於官年七十
贈歸義軍節度使宋史
田祐貝州人十世同居雍正淳化二年賜詔旌表宋史
李玘宗城人性篤孝力耕事母母卒讓田與弟遂廬於葬所
晝夜號泣負土築墳高丈餘又以二代及諸族父母改葬者
盡力築之凡三年成六墳皆丈餘不食肉不衣帛不預人事
墳成復留守三年常令兄之子貢粟以自給年六十餘足未
嘗入縣門鄉人目爲孝子天禧中知府張知白以聞詔賜

某府令府縣存恤里人有母在而析產者聞此泣兄弟漸懼

復同居宋史

張君平字士衡磁州澤陽人以父承訓與契丹戰死補三班
差使殿侍黔州指揮使檢兵屢入寇君平引兵擊破之數遷
至開門祇候管勾汴口疏言歲開汴口當擇其地得其地則
水湍駛而無留沙歲可有工百餘萬又請沿河植榆柳壅汴
河流民悉從其言天聖初議塞滑州決河以君平習知河事
命以至侍禁資資滑州事兼修河都監河未及塞召同提點
開封府界縣鎮公事以資護滑州隄有功特遷內殿崇班君
平以京師數罹水災請委官疏近畿諸郡古溝洫久之稍完
遂部畿內及近畿州縣長吏皆兼管勾溝洫河道自畿至泗
州道路多寇君平請兩驛增置使臣專主捕盜而罷夾河巡
檢於是行者無患復為滑州修河都監遷供備庫副使河平
改西作坊使就遷鈴轄卒君平有吏材尤明於水利自議塞
河朝廷每訪以利害河平君平且死論者惜之錄三子官于
羣皇祐中以尚書虞部員外郎為河陰發運判官管勾汴口
嗣父職宋史

孟元字善長洺州人性謹愿喜讀書少隸禁軍以挽強選補
殿侍累遷散都頭班指揮使權知京使并代州兵馬都監改
鈴轄徙高陽關路又徙正定路王則據貝州反元赴城下攻
戰被數十創又中機石墜滾中既出戰愈力更募死士由永
濟渠穴地以進賊平改右驍驍使徙大名府路鈴轄河州錢
藻知洺州民窮墮為生歲荒鹽多不售民無以自給元度軍
食有餘悉用易鹽由是民不轉徙御史中丞郭勣言其貝州

功而賞未當乃擢普州刺史遷官苑使尋管勾驛府軍馬事
護禁永甯堡敵不敢動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團練
使高陽關馬步軍總管遷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又遷步
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并代路副都總管判北京買昌朝奏
為大名府路副都總管徙定州路遷馬軍都虞候徙鄜延路
行至鄜州卒贈遂州觀察使宋史子在京官開門祇候泉州刺
史在之女為哲宗皇后廣平府志以后故贈元太尉宋史哲宗昭
王廣淵字才叔成安人慶曆中上會祖明家集詔官其後廣
淵推與弟廣廉而以進士為大理法直官編排中書文字裁
定祖宗御書十卷仁宗嘉之以知舒州留不行英宗居藩邸
廣淵獻所為文及即位除直集賢院諫官司馬光言漢御覽
不從太子今故景帝善待之後周張美私以公錢給世宗故
世宗薄之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託於陛下豈忠臣哉今嘗
治其罪而更賞之何以厲人臣之節帝不聽用為羣牧三司
戶部判官從各謂曰朕於洪範得高明沈潛之義剛內以自
強柔外以應物人君之體無出於是卿為朕言之於欽明殿
屏以備觀省非特開元無逸圖也加直龍圖閣帝有疾中外
憂疑不能寢食帝自為詔諭之曰朕疾少閑矣廣淵宣於
眾神宗立言者劾其漏洩禁中語出知齊州改京東轉運使
得於內自傳達章奏會公亮王安石持不可乃止廣淵以方
春農事與民苦乏兼併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
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
錢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至京師御史中丞呂公著據其

黃惡還故官程顯李常又論其抑壓克迎朝廷旨意以因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岸不散青苗錢奏遣至安石曰廣濟力主新法而遺劾劉岸故壞新法而不問學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故顯與常言不行往使河東捐貲文開待制知慶州宜撫使與師入夏境檢度會兵方技甲卒長吳越以眾亂黃淵亟召五營兵禦之遂率二千人斬關出廣濟還部將姚兕材廣追擊降其眾柔遠三都戍卒欲應賊不果廣濟陽勞之使還戍著兵開道要襲盡殺之籍以盜發所部削兩秩二年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廣濟小有才而善附會所辟置類非其人帝謂執政曰廣濟奏辟將佐非貴遊子弟即百吏至其諫官書吏亦預進豈不誤朝廷事已下詔切責綱等宜貽書申戒之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元豐初以其被遇先帝之故弟臨自皇城使提為兵部郎中直昭文館子得君賜進士出身宋史臨字大觀第進士治平中詔求武略用薦知順安軍上稍禦數十策契丹利兩輪人為義軍來歸者數萬或請遣還臨曰彼歸而我棄之必為亂不如因而撫之詔從其請歸者益多契丹大悔尋詔對累遷黃文閣待制知廣州府卒宋志

蘇案字公佐磁州滏陽人舉進士宋詩仁宗時為兗州觀察判官民有母改嫁而死既葬乃盜其柩以附於法官死案曰此豈可與發冢取財者同罪邪力請得末減山東通志遂審刑院詳議御史臺推直官出知單州提點梓益路刑獄利路轉運使文州歲市羌馬羌亦轉買蜀貨驅附因緣肆侵漁案議折博務平貨直宿弊頓除入判大理寺歷湖北淮南成都路轉

運使提待御史知雜事俄判刑部使契丹還及半途聞英宗崩而契丹使者仍用樂備食案謂之日兩朝兄弟國也吾遺君喪豈可若此乃微樂進度支副使累遷給事中知河南府善折獄入知審刑院卒案長於刑名故屢為法官數以謙讓受嘉獎焉宋史

孟忠厚字仁仲宋史厚為元之曾孫陸祐太后兄追封成寧郡王彥弼子也后遷居瑤華宮哲宗恩眷不衰故忠厚得以仕進宣和中官至將作少監靖康元年知海州召權衛尉卿金人圍都城后宮火出居忠厚家由是免北遷金兵退張邦昌迎后聽政后遣忠厚持書還康王王卽位授徽猷閣待制提舉一行事務尋兼幹辦奉迎太廟神主事帝幸揚州除顯謨閣直學士奏諫交章論列帝以太后故難之太后聞命易武秩遂授常德軍承宣使幹辦皇城司未幾奉太后幸杭州苗傅亂平用趙鼎奏提軍節度使尋奉太后幸南昌歸至越以母憂解職頃之后崩以祐廟恩起領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及太后大祥封信安郡王充禮儀使奉神御幸温州紹興九年判鎮江府改明州兼安撫使復改婺州尋以太后贊合稱乃命判紹興府兼修奉指事加少保三梓宮歸充迎護使及營佑陵泰棺宮為恭讓使俾往乃除忠厚樞密使以代其行檢與忠厚僚婿也然心實忌之山陵事畢忠厚欲歸樞密府檢諫言官論之遂判福州時州患海寇帝恐忠厚非帥才改判建康尋復判紹興會郊赦加恩忠厚上表謝中丞詹大方希檢意論忠厚表辭輕侮罷為醴泉觀使檢死召還行在授保寧軍節度使判平江府復改判紹興過關入

見詔充萬壽觀使提舉祕書省二十七年卒贈太保忠厚奉
昭聖太后訓每避建極勢未嘗以私干請太后之垂儀也忠
厚乞裁節本家恩澤有貨祿者令三省執奏御史疏劾及桮
當國其親每援以進忠厚獨與之忤帝以太后故帝終養之
既奉內祠金使至特命押班且令月過局如宰執例及卒三
子皆除直祕閣親屬六人各進一官宋史忠厚從父彥卿領知
兵爲漳州通判建炎三年運卒叛而東行諸臣向子誥命卒
兵追之遂招撫以歸未幾彥兵杜彥自袁州入潯陽遂犯善
化長沙二縣彥卿率民兵拒之手段數人賊敗退屯潯陽而
所部忽自潰賊遂乘之彥卿被支解且持其首以號於眾曰
此善戰孟通判也事聞贈直龍圖閣官其家三人朱熹帥湖
南爲立廟宏簡錄

李若水字清卿曲周人原名若水上舍登第調元城尉平陽
府司錄宋史徽宗時爲濟南教授試學官第一山東通志除太學博士
蔡京復相子條用事李邦彥欲謝病去若水言大臣以道
事君不可則止胡不取決上前便去就之義暴於天下願託
疾而退邪所言凡十數端皆深中時病邦彥不悅靖康元年
爲太學博士開府儀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當挂服舉哀
若水言俅以幸臣躋踐顯位敗壞軍政其罪當與重賞等得
金首領以沒尙當追削官秩示與眾棄而有司循常習故欲
加縛禮非所以靖公議也章再上乃止欽宗將遣使至金議
以贖贖三鎮召舉可使者若水在選中召對關今名遷著作
佐郎爲使見粘罕於雲中幾歸兵已南下復假微服聞學士
副馮澥以往甫太中牟守河兵相驚以金兵至左右謀取聞

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戊卒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止有死
耳敢言退者斬眾乃定既行疊具奏言和議必不可諸宜申
飭守備至懷州遇館伴蕭慶披與俱還及都門拘之於冲虛
觀獨令慶入既所議多不從粘罕急攻城若水入見帝道
其語帝命何處行處還言二人欲與上皇相見帝曰朕當往
明日幸金營再宿乃還擢禮部尙書固辭改吏部侍郎三年
金人再要帝出郊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爲無他慮扈從以行
金人計中變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誡金人爲何輩金人
曳出擊之敗面氣絕仆地眾皆散留鐵騎數十守視粘罕令
日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不食或勸之曰事無可爲者公昨
雖言固相無怒心今日願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
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以其父母年高爲言若水叱之曰
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
言之可也後旬日粘罕召計事且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
上皇爲生靈計罪已內禪主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豈直輕
譴廢立粘罕責宋以失信若水曰若以失信爲過公其尤也
歷數其五事且曰汝爲封豕長蛇真一劇賊滅亡無日矣粘
罕令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至郊壇下謂其僕謝事曰我爲國
死職耳余件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者撻破其脣鼻血
罵愈力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寧得歸具言其狀高
宗卽位下詔曰若水忠義之節無與比倫朕爲之涕泣特贈
觀文殿學士諡曰忠愍其後有自北方逃歸者云金人相與
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臨死無怖色
爲歌詩卒曰矯首問天今天平無言忠臣效死今死亦何復

聞者悲之

李升永年人六觀時進士

宋史以解名請東主八人

以刃迫其父升前擇之與父俱死

幼子椿年十五歲殲傷寺深竄而詳藏之秦繼母南走

傳家衛市遂爲衛人

學士致仕卒朱熹當銘其墓稱其不假著處不阿王好不託

大名府

宋曰字太素大名年十三善屬文建隆二年擢進士甲科

乾德初獻文百軸試拔萃高等授著作佐郎賜襲父恩而蜀

平授王津縣令開寶中閭不王河交寫白以親老乞外

蒲城復南一照太宗潛藩時白嘗獻文有襲衣之賜及即位

擢左拾遺權知兗州歲餘召還泰山有唐元宗刻銘白奏本

以獻祿修太宗實錄直史館判吏部南曹從行太京判行

在御史臺劉繼元降奏平晉頃太宗夜召至行宮夜對且曰

侯還京師當以臺書授職白謝尋拜中書舍人尋金紫太平

興國五年與程羽同知貢舉充充史館修撰判館事八年復

典貢部改集賢院直學士判館事未幾召入翰林爲學士

黑中召白與李昉集諸文士藝文苑英華一千卷諸洪初加

禮部侍郎又知貢舉白凡三等貢士頒政議議然如蘇易簡

王禹偁胡宿李宗諱輩皆所得士也是時分復舊制

司白所取二十八人罷退既罷羣議紛紛太宗過白已舉者

臨軒覆試連放馬國祥葉齊等八百餘人焉白嘗過河承矩

家飲宴有進士趙履者素無行檢遊承矩之門因潛出拜白

求薦及掌實部慶遠獲薦人多指以爲詞冠進復言白家用

黃金器蓋舉人所賂其實白嘗奏詔海陵得金器

耳所善同年生張去華復坐足安道事貶逐出爲保大軍節

度行軍司馬謝年抗節自陳有來日苦少去日苦多之語太

宗聞之召還爲衛尉卿復拜爲禮部侍郎修國史至道初

爲翰林學士承旨二年遷戶部侍郎兼秘書監真宗即位

改吏部侍郎判昭文館命知開封府而白倦於聽斷求罷在

咸平四年擢王欽若馮拯陳堯叟入掌機要以白舊臣拜禮

部尚書白學問宏博文詞敏贍然放蕩少法度且在內署人

頗厭番直草詞諛多不愜旨景德二年與梁周翰俱罷拜

刑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院事三館學士止五日內嚴起居

會錢易上言悉令赴外朝白羸老步履就班足跌未幾抗表

引年上以舊臣未元再上表辭乃以兵部尚書致仕上東封

白肩其許於北苑召對久之進吏部尚書開帛五十正大中

祥符三年丁內艱五年正月卒年七十七贈左僕射

文惠以三操守改文安有集百卷于憲臣區子博士得臣進

士及弟至太常丞良臣太子中舍忠臣殿中丞從子唐臣武

正字孫益孫將作監簿孝孫武校書郎白雅善談論不拘小

節然雖族無孤世傳其雅雅聚書數萬卷兼及古圖書畫類

故事千餘門號蓬章與凡唐賢集遺落者白多遺綴之喜

獎掖後進有文藝者胡旦田錫皆出其門下獨惡陳彭年爲

人然落之彭年後居近侍爲貢舉條制多所闕所蓋爲白設

也

宋史

勝勇周顯德末年十二侍父任南樂有盜入室眾恐不敢動
開亟取劍逐之去前盜踰垣出開揮刀斷賊二足指既就學

喜討論經義慕韓愈柳宗元爲文因名肖愈字紹元宋既而

以爲能開聖道之塗易今名著書自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

先生作二傳以見意尙氣自在不顧小節所交皆一時豪俊

高錫梁周翰范杲皆好古學齊名友善有高梁和范之稱王

祐知大名與楊昭儉盧多遜並廷獎之宋開寶六年舉進

士補宋州司寇參軍以治獄稱嚴遠本州錄事參軍太平興

國中擢右贊善大夫會征太原督楚泗入州運糧進知常州

宋招撫羣盜給以俸金且解衣與盜慰置左右或言不可開

日民失所則爲盜推以赤心夫豈不懷乎半歲境內大治江

通遷殿中丞徙潤州拜監察御史召還知貝州轉殿中侍御

史雍熙二年坐與監軍忿爭貶上蔡令宋復部餉至涿州契

丹與米信相持不解俄遣使求降開謂信曰兵法云無約而

請和謀也急攻之必勝信遲疑不決後偵知果以矢盡俟取

於幽州也宋師還詣關上書願從邊軍效死復授殿中侍

御史雍熙中使河北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報年我

四十膽力方壯今契丹未滅願陛下賜臣步騎數千任以河

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爲陛下復幽薊雖身沒戰場臣

之願也上以五代戰爭以來自節鎮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下

曉政事人受其弊欲兼用文士乃以開爲崇儀使知軍邊軍

徙全州全西延洞有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抄劫民口糧帝

間爲作衣帶巾帽選牙吏勇悍者得三輩使入諭之曰爾能

歸我卽有厚賞給田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粟氏懼留

二吏爲質率其會四人與一吏偕來開厚犒遣還如期攜老

幼悉至開卽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會入朝

授本州上佐賜開錢三十萬遣化初移知桂州初開在全州

有卒訟開開杖而黥之送開下有可言卒罪不及徙下開御

史獄判二官劾爲復州團練副使移滁州復舊官知瓊州宋

三年轉邵州移書轉運使蘇民益送又歷知曹州二州貢宗

卽位加如京使改知代州疏言西鄙今雖歸順恐有翻覆須

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爲患更添蓋契丹則君臣素定蕃

漢久分經兩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戢未泯貪心

不悛其下猖狂竟謀凶惡浸漬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

預爲之備邊良將守其要害偶厚賜足其貪婪撫慰以來其

情寬假以息其忿命人西入甘涼厚結其心爲我聲援合彼

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不及國初謀臣猛將又

屬蒼涼是以比年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捷

未聞該體訓練禁戢使行伍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繼於後先

又乞於聽臨之暇親臨殿庭更召猛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

神武又言朝廷設官各有攸司今京朝別置審官殿直別立

三班刑部則別立審刑宜徵全同散地銀臺虛有變更臣欲

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宣徽銀臺復歸樞密審刑復歸刑

部至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買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

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才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

士爲之贊弼宋今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濫至多或虛

年久闕缺望舉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三千戶以上選京官

知會去主簿令應尉兼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

立酌量省減庶免虛費於利祿仍均濟於職官又言人情會

競時態輕浮雖骨肉至親臨勢多幾同僚之內多有不和仁

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

政本宋史言多切於時務至州縣城壘職具諸將多沮議不協

開款曰吾觀曩宿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寇將至矣諸將怨我

寇至必危即求換郡徙忻州刺史及契丹犯邊上書請車駕

親兵河朔四年徙滄州道病卒年五十四錄其子涉為三班

奉職開性倜儻尚義有士人貧不克葬罄所有賻之善射喜

弈有集十五卷家戒千餘言刻石以訓諸子兄肩吾亦至御

史宏簡肩吾三子溫灝沈立進士灝宋史案宏簡

字子春累官吏部侍郎卒性畏慎寡言笑家無長物時稱其廉

閻守恭并州榆次人父榮個儻有志略劉繼元欲用之以母

老辭守恭生而體貌奇偉榮曰是必能事太平天子吾無恨

矣後十七年劉氏平徙太原民於大名因家焉往來負販於

并汾間過西山問郭進為都巡檢使太宗竄之乃慨然曰進

不過主一行伍耳吾豈不及進邪遂應募隸拱聖軍擢殿前

押班咸平中從幸河北以功為捧日副指揮使數遷至左第

二軍指揮使乾州刺史尋落軍職以德州刺史為永興軍兵

馬鈐轄徙并代路守恭性沈勇御軍嚴雖家居如對賓客常

從士大夫訪郭進事而則傲之所得俸祿悉散與人在并州

因春社會賓客曰守恭太原一貧民耳徒步位刺史老復官

鄉里踰分多矣今日與卿輩訣後十日卒宋史

臧丙字夢壽大名入太平興國初舉進士陳大理評事通判

大寧監官謀民煮井為鹽先是官給錢市薪吏多侵牟致歲

課不充坐械繫者常數十百人丙至召井戶面付以錢市薪

乃山積歲豐亦有羨數太宗平晉陽以丙為右贊善大夫知

遼州丙素剛果有吏幹會同年生馮汝士以祕書丞知石州

與監軍不協一夕剗刀於腹而死丙上書言汝士死非自殺

乞按治上遣使鞠之且召丙問狀丙曰汝士居牧守之任不

聞有私罪而言自殺若使冤死今後書生不能治邊郡矣上

嘉其直改著作郎俄遷右拾遺直史館加工部員外郎充河

東轉運使俄兼本路管田使代歸授戶部郎中同知審官院

朝廷方以九等亞列為重改司農少卿洎化二年拜右諫議

大夫出知江陵府歲餘疾上聞之遣中使及尚醫馳往視之

踰月卒年五十三上軫悼以其子待用為四門助教後歷金

部郎中東染院使終賀州刺史次子列進士及第至太常丞

柴禹錫字元圭大名入少時有客見之曰子質不凡若神以

經術必致將相禹錫由是留心問學時太宗居晉邸以善應

對獲給事焉太平興國初授供奉官三年改翰林副使遷如

京使仍掌翰林司每夜直上以藩府舊僚多召訪外事遷宜

徽北院使賜第寶積坊告秦王廷美陰謀權樞密副使驗年

轉南院使雍熙中譴廣宮城禹錫有別業在表議中請以易

官邸上因是薄之又與宰相宋琪善會廣州徐休復密奏轉

運王廷範不軌狀且言依附大臣無敢動搖者上因訪琪及

禹錫曰廷範何如人廷範與琪妻為疎屬甚言其忠勳禹錫

亦傍贊之上意其交逼滋不悅禹錫又為琪請虛多遷故第

上益惡其朋比坐琪以詖諸罷相不欲顯言之也下詔切責

禹錫以驍衛大將軍出知滄州勤於政治民詣濱州列狀以聞改滄州觀察使徙直隸二州駐泊詔署俄知密州州民乞留三載詔獎之徙知永興軍府再召爲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至道初授鎮寧軍節度知涇州入謝上謂曰由宣徽罷者不過防禦使耳今委卿旌節兼之重鎮可謂優異矣禹錫流涕哽咽咸平中移知貝州契丹兵奄至禹錫嚴備禦寇尋引去明年徙陝州景德初子宗慶還向公主召禹錫歸問令公主就第謁見行舅姑禮固辭不許頃之還隸卒年六十二贈太尉子宗亮太子中允宗慶字天祐實宗亮子以尙太宗女魯國長公主升其行爲禹錫子拜左衛將軍驍騎都尉領恩州刺史禹錫卒眞拜康州防禦使改復州舊制諸公主宅皆雜買務市物宗慶遺家僅自外州市炭所過免算至則蓋鬻之復市於務中自是詔雜買務罷公主宅所市物從祀汾陰爲行宮四面都巡檢進泉州管內觀察使又自言陝西市林木至京師求錫所過稅眞宗曰向諭汝毋私販以奪民利今復爾邪旣而河東提點刑獄劾宗慶私使人市馬不輸稅貸不問授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拜彰德軍節度使仁宗即位徙靜難軍又徙永清彰德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武成軍出知澶州未行改陝州鄆州後判鄆州以經部曲擾民召還奉朝請減公用錢四百萬入之出判齊州用御史中丞賈昌朝言留不遣遣停本使公使錢卒贈中書令諡曰榮密宗慶性貪鄙惡官多過失優人每以爲戲而宗慶竟莫能改也無子及終願以貲產送官仁宗以其女尙幼不許宋史太宗七女傳其兄子嗣之

王延德大名人士少給事晉邸太平興國初補殿前承旨再遷供奉官六年會高昌國遣使朝貢太宗以遣人輸載遣延德與殿前承旨白勣使焉自夏州渡河經沙磧歷伊州望北庭萬五千里至熙寧二年使還撰西州程記以獻授崇儀副使掌御府明年拜正使出知慶州淳化二年代還監折博倉延德與張齊賢善因因于博士朱貽業通言齊賢求免掌度希進明齊賢爲言之上怒曰延德願享會以自效未踰月又請宰相求免何也因召延德詰責自言未嘗違貽業詔相府有所求請上疑齊賢不實召貽業至貽業又諱之齊賢恥自辨因頓首稱罪上怒即以延德領益州刺史以寵之五年提點三司衙司啓趙鼎由司未幾拜左屯衛大將軍樞密都承旨俄授度支使眞宗卽位轉左千牛衛上將軍充使如故延德前使西域冒寒下汗得風痺疾艱於步履咸平初出爲舒州團練使知鄆州徙青州坐市物有賸利降授左武衛將軍久病落籍遣家人代詣登聞鼓院求休致上以其久事先帝復授左千牛衛上將軍致仕景德三年卒年六十八延德以寡附得官領險好進時人惡之兄延之乾德六年進士至屯田郎中致仕宋史吳遵武明遠世爲澶州清豐人父佐徙家彭門宋史舉太平興國間進士爲大理評事數遷至太常丞眞宗在東宮訪德得稱其學行及卽位宰相呂端參知政事李沆又薦之宋史擢右正言直史館獻咸平新書五十篇又獻理樞一篇召試除右司諫知制誥判尙書刑部帝北征雍王元分留守京師加右諫議大夫爲判官進翰林學士未幾知審官院爲明

德章穆二園陵禮儀使同修國史知大中祥符元年貢舉封
泰山祀汾陰司太常詳定儀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使契丹
還奏北庭記加史館修撰知通達銀臺司獻玉清昭應宮頌
其子宗操繼上景靈宮慶成歌帝曰迴父子同獻歌頌指紳
間美事也史成權刑部侍郎進承旨時朝廷方修禮文之事
詔令多出迴手當夜召對帝令內侍持燭送歸院方盛暑爲
獨宿直令三五日一至院迴辭以非故事乃聽俟秋還直宋史
天禧三年以開封舉人屢與詞訟召迴等議定條制迴上言
諸州舉人多以身有服制本貫舉於取解遂奔湊京師萬籍
充賦人數既混而爲一有司但考其才藝解送而本府士
著登名者甚少交搆喧競貢由於此請自今舉人有期周卑
勇以下服者舉取文解寄應舉人實無戶籍者許召官保任
於本府戶籍外別定分數薦送詔從之文獻通考進兵部侍郎請
分司西京特拜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
賜一子官河南以就養仁宗卽位遷禮部尚書居臺六年累
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給全俸歲時賜資如學士天聖中迴
年八十一召宴太清樓免舞蹈子宗慤爲知制誥侍從同預
宴迴坐御史中丞之南與宰相同賜御飛白大字既罷寵賚
甚厚進太子少傅後復召對延和殿帝訪以洪範雨暘之應
對曰比年災變薦臻此天習陛下願陛下修飭王事以當天
心庶幾轉亂而爲祥也既而獻斧宸儀刑範大順審刑無盡
燈頌凡五篇年八十四卒罷朝一日贈太子太保諡文元迴
善吐納養生之術通釋老書性樂易而剛正雖貴勢無所屈
愿官臨事未嘗挾情害物眞宗以好學長者稱之楊億謂迴

所作書命無過哀得代言體迴書質正經史疑義標指字類
或以術命語迴週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
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所著有翰林集三十卷道
院集十五卷法藏碎金錄十卷著智餘書隨因紀述昭德新
編各三卷子宗慤字世良以歷爲祕書省校書郎屢獻歌頌
召試賜進士及第又除館閣校勘三遷大理寺丞集賢校理
兼注釋御集校閱官迴領西臺宗慤求便養通判許州仁宗
卽位遷殿中丞同修起居注天聖中百官轉對宗慤請減上
供想開田擇獄官令監司舉廉合累遷尚書祠部員外郎知
制誥宋綬嘗謂自唐以來惟楊於陵身見其子嗣復繼掌書
命今始有晁氏焉父憂奪喪曾句會靈觀入翰林爲學士母
亡又起復兼龍圖閣學士權鑒還開封府事并雪莊獄有能
名元昊反關中八宿師以宗慤安撫陝西與夏竦議攻守策
未遑道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會朝廷以金簡胡牀及金
抹器賜明所羅宗慤曰仲叔子美辭已請繁纓孔子曰不如
多與之邑繁纓諸侯之馬簡牀不可與陪臣況以乘輿之器
賜外臣乎必欲優其禮不若加賜金帛後從帝郊祀感疾數
求罷除資政殿學士給事中數日卒贈工部尚書諡文莊宗
慤事父母孝篤於故舊凡任子思皆先其族人在翰林一夕
草將相五制褒揚調戒人得所宜嘗密詔訪邊策陳七事頗
施用之宋史
潘閣大名人自號逍遙子晁公武讀書太宗時召對賜進士第
後生事亡命眞宗時捕得之釋其罪以爲滁州參軍四庫全書逍
遙集後卒於泗上宋詩紀事有逍遙詩三卷文獻通考

潘惟吉大名人鄭武惠王美從子果實為天雄軍駐泊都置

宋史

雖連戚里能以禮法自飭散歷中外人咸稱其勤敏云

從孫鳳字伯恭天聖中上書論時政授仁壽主簿久之知昭

州三遷至湖南轉運使討平邵州叛蠻移知滑州改湖北蘇

運使知桂州半湖北時匿名書詣監隨州酒稅起知光化軍

易端州刺史數遷至光祿卿知荆南鄂州卒年七十

諱延美大名人雍熙三年與重進出飛狐北日彼恃眾易我

宜出其不意先攻之會援軍直進遂獲大屬鳳瑞拱二年授

邕州觀察使判邕州兼知代州蓋是時任邊郡者皆領內地

一州處其家屬也徙知滑州咸平中卒贈建武軍節度

劉筠字子儀大名人咸平元年進士

宋詩紀事為館陶縣尉代還

授大理評事楊億奉詔校太清樓書試選人擢筠第一轉祕

閣校理真宗北巡命為大名觀察判官時邊部罷兵國家閑

暇帝垂意書籍集諸儒考論文意為一代之典筠預修圖經

及冊府元龜屢得嘉獎帝嘗御延和殿召筠與陳從易賦詩

稱善記汾陰又命筠與錢遵未殺陳越舉所造地志風物苦

惡名曰士訓以奏時方興禮文之事筠教上賦頌冊府書成

進左正言直史館修起居注屬病于告召續其傳還左司諫

知制誥加史館修撰出知鄧州改陳州還糾察在京刑獄遷

兵部員外郎同知貢舉進翰林學士嘗草丁謂與李迪罷相

制既而謂復留令別草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出遇之殊

側面而過不敢揖蓋內有所愧也

宋史帝久疾謂沒指筠

日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請補外以右諫議大夫知盧州

仁宗即位遷給事中復召為翰林學士論月拜加史中丞先

是三院御史言事皆先白中丞筠勝臺中日御史自言事毋

先白

宋史天聖二年遷禮部侍郎知貢舉後以權衡直學士知

潁州召還進學士承旨復知貢舉兼龍圖閣直學士同修國

史判尚書都省沅南郊為禮儀使請宿齋太廟日罷朝養玉

清昭應宮侯禮成備鑒駕恭謝從之筠素愛盧江遂築室城

中構閣燕前使所賜書帝飛白題曰真宗聖文祕奉之閣再

知盧州營家墓自為銘刻之尋卒

宋史筠文詞著對偶大工

為詩初為楊億所識後與齊名時號楊劉凡三八禁林三

典貢部以策論升降天下士自筠始性不苟合論事明達而

治尚簡嚴晚歲為陽翟富人奏求恩澤清議少之著冊府應

言榮遇禁林肥川中司汝陰三八玉堂七集一子蚤卒田廬

沒官包拯少時頗為筠所知及拯顯奏其口子為後以田廬

還之

宋史李清臣字邦直魏人七歲知讀書日數千言客有從京師來

者與其兄談佛寺火清臣從旁聽曰此所謂災也或者其黨

民已甚天因儆之邪因作浮圖災解兄驚曰是必大吾門韓

琦知中山清臣往謁其姪太祝吏以方巖辭清臣乃為詩曰

公子乘用臥將時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

當時吐哺無琦見之曰吾知此人久矣

宋史聖祐五年進士

宋史調邢州司戶參軍轉和川令屢薦

應得京官適舉主薛向有公事未竟疑銓格判銓張拱援使

自陳清臣曰人以家保已而捨之薄矣願待之拔離席曰君

能如是未可量也應材識兼茂科賦陽修得其文以比蘇武

宋史治平二年試秘閣考官韓維曰荀卿氏筆力也試文王

中書修迎諸日不置李清臣於第一周諺矣啟視如言時大
雨霖災異數見論者歸咎機議及廷對或謂曰宜以五行傳
個宗廟水不潤下為證必擢上第清臣曰此漢儒附會之說
也吾不之信民間豈無疾病可上者乎即條對言天地之大
譬如人一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為之不用民人生
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
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策入等以祕書郎簽書
平江軍判官名聲藉甚英宗知之諱王廣淵曰韓琦固忠臣
但避嫌太奢如李清臣者公議皆謂可用願以親抑之可乎
既而召舉館閣歐陽修薦之得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使
宋從韓絳使陝西慶卒亂家屬應誅清臣請配獄為奴婢坐
貶海州通判久之還故官出提點京東刑獄設耳目方略捕
齊魯盜賊為韓琦作行狀神宗讀之曰良史才也召為兩朝
國史編修官撰河渠律歷選舉諸志文直事詳人謂不減史
漢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翰林學士拜吏部尚書元豐六年
拜尚書右丞元祐初轉左丞時方變熙豐法度清臣固爭不
可罷為資政殿學士應知河南永興軍空儲兼永興軍路安
撫使治尚平易而民不敢犯雍人為之立祠通志召為吏部
尚書以給事中姚勗言改知正定府班行有王宗正者憾故
帥使其妻詣使者告前後饋餉過制囚繫數百人清臣至立
奏解其獄而寬宗正帝親政拜中書侍郎勸復駿之不聽紹
聖元年廷試進士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勤
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楚可募之說紛而後法病或東
或北之為異而河患滋屬士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

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
貴聖人亦何有口口口口皆紉元祐之政策士極其指於是
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范純仁去位清臣獨顯中書處復
青苗免役法除諸路提舉官宋史以親相位恐蘇軾已乃擢
軾當以漢武比先帝激上怒軾罷時召章惇未至清臣心益
親之及惇相復與為異惇欲籍文彙博呂公著以下三十人
悉寓嶺表清臣言諸臣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華
帝乃令揭榜朝堂置餘人不問郎廷路金明府主將張興獻
沒惇怒議盡戮官軍吏士四千餘人清臣言果爾則異時亡
將必舉軍降敵矣宋史於是但誅牙兵十六人上幸楚王第
有狂婦人逆道呼嗥告清臣謀反御史捕治本濱州趙而為
清臣祐子田氏外婦者乃以大學士知河南等事職知正定
府初蔡確子渭上書訴父冤是奇請以陷劉摯清臣心知其
誣弗之省坐奪學士徽宗立入為門下侍郎僕射韓忠彥與
之有連惟其言是聽出范純禮張舜民不使呂希純劉安世
入朝皆其謀也尋為會布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年七十一
贈金紫光祿大夫清臣蚤以詞藻受知神宗建大興寺築都
城皆命作記簡重宏放文體各成一家嘗為舒直所劾及在
尚書直以職抵罪獨申救之曰直信亡狀然謂之職則不可
再為然職所駁官紹聖議貶或激使甘心清臣為之言曰勸
以議事所見或不同豈應以臣故而加重帝悟薄勸罪起身
窮約以儉自持至官貴不改志志在利祿不為於謀國一意
欲取宰相故操持惇諤竟不如願以死後朝議以復孟后罪
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宋史

王乙字大公其先太原人徙三城會祖安當周世宗時爲閤門通事舍人祖延溫開寶中奉命軍節度副使父奉諱右班殿直贈左衛大將軍乙嘗舉進士不中因獻其所口口口口而上書言先臣某逮事先皇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有司問信以爲三班借職累遷至內殿崇班閤門祇候淮南東路都巡檢使皇祐二年乙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卒於海州乙強記博聞好讀書老而彌篤荷義所在雖窮人賤士樂與之爲膠漆若欲以不直加我雖嚴貴人不肯諾數上書言事皆中世病嘗言蕞州可去堰爲陂歲省卒二十二萬七千人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言河陰可以茶鹽募入穀而漕之河北爲十說以排三司使之難三司使不能繼其一當時蒙其利焉長子趙石泰州觀察判官太子仁傑舉進士

臨川集

陳玟字伯玉直隸河人進士及第歷深陽縣城縣主簿數遷至太常博士轉運使盧士倫曹利用壻也佑勢傲法民屢訟之詔玟往治事得直御史知雜韓億奏爲監察御史丁父喪以哀毀聞起殿中侍御史天聖五年祀南郊金言丁謂將復還玟疏言丁謂因緣險佞竊據大權作威福於公朝盈賄賂於私室引巫師妖術厭魅宮闈易神寢龍岡冀消王氣罪莫大焉昔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未能牽復請與同罰永不原赦帝然之累遷至尙書工部郎中卒

宋史

郭申錫字延之魏人唐宰相元振之後登進士爲晉陵尉民訴弟爲人所殺申錫察其色懼而不哀曰吾得賊矣執而訊

之果然知博州州戍兵欲脅爲留申錫一人對二人乃定奏至仁宗曰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召爲御史臺推直官數上疏論事大臣不便鞠獄廣州京東盜執濠州通判并淵遷申錫知州事未閱月悉擒兇黨斬以徇召爲侍御史兼知雜事張貴妃追冊起圖良張美佐爲使相陳執中夢美殺婢余請引胡後有醜行高若訢引范祥啟邊釁申錫皆奏劾之諫解契丹遣泛使至命體量安撫河北還爲鹽鐵副使相視決河坐訖李參失實黜知濠州加直史館知江甯府再副鹽筴進天章閣待制知鄧州河中神謂取級州申錫曰邊患將自此始及諒祚死請捐前故聽其子襲爵且言曰二虜竊窺警甚厚渝盟豈其所利必有以致之但得重將守邊不要功生事則善矣著邊鄙守禦策以給事中致仕卒年七十七

宋史

劉越字子長大名八少孤貧有學行與范仲淹滕宗諒同舉進士歷知襄城固始二縣有能名後官祕書丞會禁中火詔勅火所從起越與宗諒上疏諫乃罷詔獄尋復偕宗諒疏請章獻太后還政太后崩提書言還政者越已卒貽右司諫又官其一子賜錢十萬

宋史

鄧中和字祖德長垣人舉三禮景祐歲歷開張親屬墓終喪而往來定省如事生者二十年貢士累擢高三次

宋史

張田字公載道州人登進士知應天司錄事歐陽修薦其才通判廣信軍夏竦楊敏議增七郡塘水田疏言此不足禦敵徒壞民田沒冢墓以厲民耳調監鄧州稅

宋史

久之通判冀州

宋史

發內侍張宗禮縱恣罪詔配西陵泗掃攝度支判